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第九次全体会议

1998年6月10日,星期三,下午7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

下午7时开会。

可得,包括从互联网上取得。

议程项目8(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加拿大总检察长 Andrew Scott 阁下讲话。

Scott 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和许多国家一样,认为毒品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加拿大认为毒品问题是个重大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问题。我们对于我国青年滥用毒品尤感关切。我们正通过一种旨在减少对毒品的供应和需求的平衡的作法处理我国的毒品问题。

加拿大对毒品问题的作法已发给各位会员的题为“加拿大的禁毒战略的文件”中已有概述。这一均衡战略的长期目标是减少有关毒品和酒精给个人、家庭和社区造成的伤害。这一战略由加拿大卫生部牵头,这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做法。

我们也明确知道吸毒酿成有组织犯罪。但正如联合国正在加大力度打击有组织犯罪,我们也在这样做。加拿大政府把有组织犯罪作为其执法中的最高优先项目。我们做法的目的是使贩毒无利可图。

虽然加拿大的气候无法种植可可木或罂粟,但我们生产大麻,尤其室内种植。的确,我们已成为出口国。大麻是加拿大最通常吸食的非毒品,其次是古柯碱和海洛英,另有一定数量的人吸食合成毒品。我们还关切生产合成毒品的原料容易取得以及生产毒品的信息信手

因此,由于我们面临的挑战,加拿大政府已在我们的国家禁毒战略中确定了若干优先事项。其中有制定对策解决与注射毒品有关的重大伤害。在这方面,加拿大在温哥华正经历特别严重的健康问题,即因吸毒过量而死亡者人数甚多,HIV 感染率也居发达国家之首。

我们正和省以及地方的伙伴密切合作探讨对预防和治疗的创新做法。

另一优先项目的重点是加强努力,并使青年人参与找到解决办法,以防止青年吸毒。加拿大也正加强集中注意大规模贩运和缴获犯罪所得。通过进行关键性立法,我们使警察拥有切实处置有组织犯罪的必要手段。我们还正在制定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国家战略。作为我们在这一领域努力的一部分,我们今秋将在国会提出立法对可疑交易进行强制性举报。

在本届特别会议上,加拿大特别高兴看到对《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进行。审议减少需求是对毒品问题采取平衡做法的一个基本部分,这是加拿大长期以来的做法,我们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也提倡过一个时期。我们认为这项宣言是重要的,因为它将标志着第一次就减少需求的原则达成国际协议。

加拿大有幸主办联合国药品管制规划署(禁毒署)的青年活动,即“青春理想”。24个国家的二百多名生气勃勃的青年四月聚集在阿尔伯塔省的班夫,商讨对预防青年滥用药品的最佳办法。“班夫理想”来自青年们自己,因而是强有力的。我希望人人都听到这一信息,并有机会看到录象和文件,致力防止青年滥用药品是禁毒

98-85459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署的优先事项之一,加拿大对此将继续给予支持。

(以法语发言)

加拿大认为,区域合作是同全球毒品问题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加拿大上个月已当选美洲国家组织美洲药物管制委员会内的一个工作组主席。

(以英语发言)

本半球领导人给该工作组规定的任务是发展多边评估机制,为国家和国际禁毒努力进行评估。这项工作可以成为联合国努力发展全球评估机制的一个有益范例。

另外,我国司法部长还亲自承诺今年召开本半球外交部长会议,以便就毒品问题的影响进行讨论。部长们不仅能够把毒品问题同跨国组织犯罪联系起来,而且也能够把它同其它对外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例如,毒品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同毒品有关的暴力以及对人类安全的影响,并就减少供应和需求战略是否妥当进行讨论。

令加拿大感到高兴的是,加拿大可以在联合国本届特别会议上宣布,我们过去两年来已把对药物管制署的财政支助增加了 25%。加拿大将在今后几个月同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和药物管制署进行密切合作,以便对《政治宣言》和——有关限制、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司法合作、洗钱、减少需求和替代发展的——各项文件所载的承诺采取后续行动。

最后,加拿大愿对许多国家和个人表示祝贺,他们的远见和艰苦工作导致形成这些文件。我们对药物管制署在执行这些承诺方面给予的领导和发挥的协调作用表示欢迎。加拿大坚决支持分担责任原则和同我们的全球、双边和多边伙伴一起共同评估和处理毒品问题的进程。我相信,本届特别会议已产生国际势头,将给我们大家以重新焕发的活力和能力处理非法药物的严重威胁奠定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司法部副部长所作的发言。

我请塞拉利昂内部事务和地方行政部长尊敬的 Charles Margai 先生阁下发言。

Margai 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要首先代表我国总统和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就前任总统 Sani Abacha 将军突然去世,向尼日利亚国家元首 Abdulsalam Abubakar 将军并向该姐妹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Abacha 将军是非洲大地的杰出儿子。他为维护国际

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恢复塞拉利昂民主方面的坚定立场就堪称楷模地表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对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感到悲痛。愿他的灵魂确实得到安息。

主席先生,我带来了 Alhaji Ahmad Tejan Kabbah 和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的问候。

人们欣慰地看到,我们今天在此聚会,以共同的精神、努力和决心处理长期滥用毒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遏制,可能会给我们各个社会都造成破坏性社会后果。

塞拉利昂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也正在经历同非法生产、消费和贩运危险药物有关的严峻问题。因此,在我们迈向下一个千年,为使世界摆脱危险药物进行协调一致的坚定努力时召开本届会议再恰当不过了。

塞拉利昂境内消费和贩运大麻植物虽然始于前政府全国人民大会,但这种现象随着革命联合阵线的出现、毫无意义的叛乱战争和随后全国临时执政委员会和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实行的军事集团暴政,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根据中央调查部缉毒执法股提供的资料,同拥有和贩运大麻有关的逮捕数目增加了 10 倍。1996 年和 1997 年,隆吉国际机场共缴获 563 公斤大麻植物。这显然表明,该毒品不仅在我国消费,而且也过境贩运。

在 1991 年革命联合阵线的叛乱战争开始以前,大麻种植仅限于塞拉利昂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叛乱分子入侵和上述两个军事政权助长了危险毒品在全国普遍种植和滥用。过去曾从事水稻生产——水稻是国家的主食——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精力充沛的年轻务农者现在已把注意力转向种植大麻,以求使自己迅速致富。

传统的贩毒方法——即商业货运、行李、身体盆腔等——仍最为普遍,海上非法贩运构成了重大关切,没有注册和毫无航海价值的小型船只参与此类沿岸活动和从较大船只转运货物尤为如此。这种贩运办法更为容易,因为塞拉利昂宽广的沿岸地区和众多河流,它们都可被渗透,因此很容易成为入境点。

确实令人沮丧的是,在七年的叛乱战争和随后军政权在我国的暴政期间,受害最深的是被武装部队革命理事会/联阵强征为士兵的儿童。这是一个需要国际社会通过精心制定和协调的方案予以紧迫关注的问题。叛

军入侵和军政权暴政事件之后产生的后果清楚地表明了滥用毒品如何会破坏国家的民主及社会经济结构。

刑事调查局的缉毒小队是塞拉利昂负责执行毒品法的主要机关。除了其在减少供应方面的作用之外,该小队同诸如药品局、非政府组织、青年团体以及教育部之类的其他机构配合,推动减少需求运动。在军政权介入之前,政府在国家一级采取了对付滥用毒品和非法贩运构成的挑战的新措施。成立了由不同机构人员组成的集中管理的各部间协调机构,以调动资源和改进执法机关,特别是海关、警察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协调,以便在负责进行减少需求运动的禁毒执法机关之间实现更大的互补性。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仍然迫切需要在国际支持下建立一个缉毒机构,特别是国际在设备、培训和财政方面的支持。

牢记滥用毒品是一种跨越国际边界的犯罪,塞拉利昂政府实施了处理这一问题的立法,例如 1960 年的《危险药物法》和 1988 年的《药品及药物法》,它们规定了更严厉的惩罚。政府决心无情地打击滥用毒品行为,并因此批准了联合国所有有关的公约。

因此,需要药物管制规划署和其他国际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帮助使我们的国家立法适应这些公约,特别是 1988 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使我们能够对付同贩毒和洗钱有关的国际犯罪。此外,药物管制规划署和其他机构应当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在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方面同会员国达成双边协议,并解决引渡问题。

因此,塞拉利昂政府紧急呼吁拥有技术专长、后勤资源和财政手段的所有会员国和机构协助它充分参加这场打击贩运和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全球一致的战斗,彻底摧毁了我国社会结构的七年叛乱战争和军政府暴政的影响加剧了毒品问题。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塞拉利昂总统、政府和人民向联合国、秘书长、会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赞赏,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了我们为恢复我国的民主和宪法秩序所作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拉利昂内政和地方政府管理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赞比亚国防部长 Chitalu Sampa 先生阁下发言。

Sampa 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纪念《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通过十周年使

我们有机会评估我们的成就并查明我们需要战胜的挑战,以使我们能够朝着无毒品世界迈出大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但我们都必须表现出采取必要行动的政治意愿。

需要以全面的方法来《执行宣言》。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后认为,毒品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需要成为所有发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今天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孤立地处理世界毒品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相互指责也将一事无成。众所周知,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特别是毒枭及其非法家族卡特尔,正在全世界扩大业务。

我们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它们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在洗钱活动方面。我们正在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改组我们的经济和竭尽全力吸引急需的私人投资。我们确实需要打开我们的经济,我们也许无意中把自己暴露在国际犯罪,特别是洗钱的面前,因为我们的机构不够强,我们的司法机构尚未发达到足以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的跨国犯罪的程度。

因此,必须扩大打击毒品问题国际合作的范围,以便协助各国政府起草和执行国家毒品管制法和条例。这些应包括培训执法人员、法官、治安官和公诉人,以及提供必要的技术知识和设备。

减少对毒品的需求是解决全球毒品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当然需要作出以社区为基础的更大的减少需求的努力,要包括一系列广泛的角色:父母、老师和教会都需要参与。减少需求方案应当包括预防的所有领域,从阻止最初使用到减轻滥用毒品对健康和社会的不利影响。

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把减少需求战略的重点放在年青人身上,我们认为他们特别需要得到关注。这些方案应当适合这些面临最大危险的群体的年龄、同他们相关并是他们可以接触的,这些方案当然应当考虑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

无社会地位和穷困在世界多数地区是滥用毒品的孳生土壤。由于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而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感到的无助感和孤独,驱使他们更容易从事滥用毒品和同毒品有关的冒险行为。这些不幸的人也经常遭到毒枭的剥削。

我愿借此机会向各位介绍赞比亚毒品问题的情况。赞比亚已被用来作为来自远东的毒品的转运站,它已不幸地成为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一个重要的分销点。赞比亚在南部非洲地区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卢

萨卡国际机场的中心位置,使人们很容易从邻国通过飞机和公路网进出赞比亚。

这一来往的悲惨结果是,过去在赞比亚几乎闻所未闻的滥用毒品的问题,今天正在加剧。我国青年中一个令人担忧的百分比已经成为毒品和滥用药物的受害者。这一新趋势也与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有关。此外,我国有些青年已成为独臬的受害者,他们被雇用走私。导致使用毒品的正是这种接触。

通过缉毒委员会最有力地打击毒品祸害,这是赞比亚政府的明确政策。我们的长期战略旨在防止使用毒品。我们已经确定需要在社区,特别是在学校和学院,提高对滥用毒品的危险的认识。我们的经验已表明,全社区的参加和伙伴合作的办法对方案成功至关重要。政府、非政府组织、教员、雇主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协作也必不可少。但最重要的是强调家庭责任,反毒战争少不了家长和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

除了制订一项符合《联合国全球行动方案》的全国毒品管制总体规划外,赞比亚还采取非常具体的措施,制止毒品贩运。首先,我们批准了所有有关管制非法麻醉药品的联合国公约,包括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第二,我们通过了 1993 年第 37 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法,其中规定符合 1998 年公约。该法律规定了更加严厉的惩罚,其中贩运麻醉药品可判刑 25 年根据这项法律,毒品犯罪不能保释。

第三,所有毒品犯罪都可以引渡。

第四,缉毒官员或警官如果犯下麻醉药品罪行,规定的惩罚自动加倍。这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警官在缉毒工作中保持廉政。

第五,赞比亚目前正在准备文件,以批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有关次区域内跨界贩运问题的议定书。这项工作将在今年稍后举行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首脑会议前完成。

最后,我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打击新近出现的洗钱活动。将向国民议会递交一项打击洗钱的法案,在今年 7 月议会复会时通过成为法律。赞比亚政府充分支持联合国采取的 1997 年至 1999 年打击洗钱活动的全球方案的倡议,我们准备参加这一方案。

关于现在出现的是否把使用大麻和其它所谓“软性”毒品的药物合法化的辩论,赞比亚政府的立场是,我

们反对把大麻或任何其它所谓软性毒品合法化,并将继续规定严厉措施,惩罚那些违反禁止贩运、拥有或吸大麻的法律的人。赞比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将继续符合非洲各国执法机构首脑 1998 年 4 月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作出的决定,以及在肯尼亚内罗毕通过的非洲立场,该立场反对在非洲使大麻合法化的论点。我们也将支持区域执法专家今年早些时候在博茨瓦纳开会通过的南部区域毒品管制方案。

没有人,当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滥用毒品及其非法贩运的破坏性后果。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让今天在此聚会的所有国家决心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承诺执行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战略。我们是有所作为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赞比亚国防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也门内政部副部长 Hussein Ali Haithem 先生阁下发言。

Haithem 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也门代表团感谢你努力召开这届特别会议,促进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这届会议代表着加强和发展国际关系,同这一可怕的现象作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毒品问题给世界家家户户带来恐怖和担忧。毒品问题不是一个区域问题,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问题;它是一个顽固的全球性问题,并在某种意义上同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展相关联。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幸免这一危险的流行病。比如在我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35 年前我们几乎没有这种问题。但同世界上每一个其它国家一样,我们现在已是毒品问题的受害者,现在贩毒者常常使用我国作为过境点,这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尽管资源有限,我国仍能挫败多次通过也门向其它国家转运毒品的企图。我们知道,毒品可能在一个国家种植,在另一个国家制成,通过第三个国家转运,到另外一个国家消费。

任何国家不论如何富裕,都不能希望单独消除这一现象。因此我们必须促进在这一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我国政府已经批准了有关打击毒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并在法律范围内积极支持这些协定。我国已通过一项关于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法律,针对所有与毒品和精神药物有关的非法活动,并且规定了与该法律确定的各项罪行相应的惩罚。这项法律的附件涵盖国际清单上指明的所有非法毒品。

在技术方面,我们为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员组织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在也门国内和国外进行。这反映了我国有兴趣巩固国际合作,并有能力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

我们还把这届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别会议看作是一个起点:一个反毒斗争的跳板。我们迫切呼吁所有国家和参与同毒品作斗争的所有国际组织加紧团结,支持缺乏进行这场斗争的技术和物质手段的国家,包括我国。让我们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同那些无道德,缺乏人的价值和造成这一祸害的团伙作斗争。

这确实是一个严重、多方面和多边的问题。但是我们坚定地希望,当我们离开这一世界论坛时,我们将已通过根除这一世界性祸害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也门副总理兼内政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马达加斯加主管部间禁毒运动总干事 Maurice Randrianame 先生阁下发言。

Randrianame 先生(马达加斯加)(以法语发言):马达加斯加代表团欢迎召开大会本届特别会议,这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决心打击多方面的毒品问题。本届会议恰逢1988年《联合国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非法贩运公约》通过十周年,并且为采取能够应付目前挑战和下一个千年挑战的创新方法提供了新的机会。

非法贩毒灾祸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有通过基于伙伴关系和积极声援的国际合作才能消除它。因此,马达加斯加政府愿赞扬联合国通过其各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进行的各项努力,并希望本届特别会议将为将全球战略和政策化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具体行动提供新的动力。

我国政府欢迎本届会议,还因为该会议将在政治宣言草案中重申先前在1987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的国际会议和于1990年2月在纽约举行的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上表达的国际社会的决心,即强有力地打击滥用药物、非法贩毒和相关的活动,包括洗钱和腐败。这场战斗将在国际一级单独地进行,并且在区域和国际一级根据分担责任的原则与其他国家合作下进行。确实,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它们都受到同样问题的影响。因此,所有国家必须加入相关法律文书,因为这些文书为合作提供了理想的框架。

认识到在没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坚固的、适当的法律环境的情况下任何打击毒品的努力将注定要失败,并且履行其承诺,马达加斯加参加了各种国际会议,并且坚持和加强其部间禁毒运动,这项运动主要负责本着协同作用和效力的精神协调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禁毒活动。我们促进与其他国家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马达加斯加使其国家立法与生效的各项国际公约的精神和文字保持一致,于1997年12月4日颁布了一项关于管制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先质的法律;这项工作是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药物管制署)的法律协助下进行的。这项立法对打击非法贩运除大麻以外的毒品的活动是必要的,这些毒品正开始侵入马达加斯加。这项法律还使我们能够起诉那些以任何方式鼓励其他人使用管制药物的人。其治疗条款允许法官以治疗取代监禁。最后,该项法律使之可能将不受国际管制但却对个人和社会构成威胁的药物置于管制之下。

自1996年以来,我国政府与欧洲理事会进行会谈,以期加入《关于司法合作的欧洲公约》和《关于洗钱、收查及没收赃物的公约》。我们最近请求药物管制署提供法律协助以起草一项关于洗钱法律。贩毒者可能利用邮政服务,因此向万国邮政联盟提出了一项为邮政、海关和执法人员举办培训班的类似倡议。

在制订新立法的同时,并根据药物管制署起草的框架,马达加斯加开始制订一项主要针对减少需求的国家禁毒计划。为此目的,在培训和药物管制研究所以及设在巴黎的 INSEN 的协助下,进行了一项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中的真正倾向,以及确定年轻人是预防方案的最好受益对象。

该计划的目标之一是根除非法大麻作物。我国警察自1997年以来在马达加斯加北部地区——种植非法作物的地区之一——开展的行动发现延伸几十公顷的大量非法大麻作物。警察销毁了几十吨大麻,并逮捕了数百名涉及种植和生产大麻的农民。这项行动应该扩展到我国其他地区,但是这需要较多的资金。已将这一情况通知肯尼亚内罗毕的药物管制署地区代表。这些行动明确地使我们能够从非法市场消除大量本来会对使用者造成严重伤害的大麻。

然而,我绝非宽容这些非法行为,但却必须指出:那些其生活条件已经十分匮乏的家庭,将由于这些行动所引起的失去收益的情况而深受其害。根据我们在马达加斯加所确立的人道的和对环境有利的共和国的各项

原则——我国总统在最高法院前就职时加以详细阐述的原则——我国政府的主要关切是消灭贫困,以期使每个人与其同胞及其环境相融合,因为按霍布斯在其“*De Cive*”一书中所说,“人对待其同类完全是豺狼”,而按让-雅克·卢梭在其《社会契约》中所说,人生而善良,但却被社会所腐化。事实是,穷人常常犯下在正常情况下其良心会予以谴责的可恶行为甚至罪行。

考虑到这一问题,马达加斯加的国家缉毒计划在整体乡村发展框架内强调以其它可行、可获利的作物来取代非法作物的方案。但该方案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务资源,因为仅种植一种作物是不够的:替代作物还必须能够从农场流向市场。这需要有可靠的和建造良好的道路,使终年运输成为可行。

马达加斯加计划在其对打击毒品灾祸的承诺范围内于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执行的措施需要人力和财力资源,如果我们一直在这里谈到的消灭这种灾祸的国际合作不是一句空话,则我们希望通过其他国家及各国际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找到这种资源。这一合作还必须包括国际社会谴责某些国家采取的各种宽松政策,包括放宽对与大麻有关的任何活动并使之合法化,以及出于任何原因而向毒瘾者分发毒品。这种政策会削弱整个国际缉毒制度,并因此会妨碍这种制度是其唯一恰当框架的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达加斯加负责部门间打击毒品运动总干事的发言。

我现在请冈比亚代表团团长 Baboucarr-Blaise Jagne 先生阁下发言。

Jagne 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代表冈比亚代表团,就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前国家元首 Sani Abacha 将军突然逝世而向该国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悼念。Abacha 将军对加强兄弟的尼日利亚和冈比亚共和国之间一直存在的良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为具体表达泛非主义的崇高理想以及实际上表达非洲团结和兄弟情谊而作了大量工作。愿他的灵魂彻底安息。

没有比本届特别会议再好的论坛来处理世界毒品问题。我们殷切希望,能够通过持续和协调的国际努力来实现我们建立无毒品世界的共同目标。无需强调:毒品罪恶已达到了严重的规模,以致于当今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免于其致命和顽固的触角。除毒品导致的暴力之外,社会本身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被摧毁,而任何民族的最宝贵资产——青年人——则不幸总是第一批受害

者。由于青年是各国的未来,保护他们与我们利害攸关。因此,一举消灭毒品问题的所有形式应是我们的共同决心。

在这方面,第一步是通过一项政治宣言草案,这从一方面来讲也是我们的使命声明。我们相信,尽管挑战性巨大,但只要有决心、必要的政治意愿和充分的资源,从长远来看就能够完成这一工作。

我要以我国为例。我们都知道,在座的很多国家被毒品贩子当作其广泛网络中的过境点。冈比亚对此也不例外,但自 Yahya A.J.J. Jammeh 总统阁下领导的新政府于 1994 年 7 月开始就任以来,而且自他立即宣布对毒品开战以来,该问题已大大减轻。1991 年成立的全国缉毒小组已加紧其活动,包括飞机场和海港的加强缉毒活动、监测和信息收集、审查嫌犯、识别、袭击、逮捕毒品销售者、贩子和贩运者并对之定罪。我们如有更多的资源则会做得更好,但我们仍希望我们能够借本届特别会议所产生的势头而依赖其他国家的援助与合作,以帮助我们包括培训在内的后勤及物质支助。

在这一点上,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感谢克林顿总统及时地表示要设立一项助学金计划,以使来自其他国家的官员能够前来美国进行打击毒品方面的进一步培训。

除早些时候提到的缉毒小组之外,冈比亚还设立了一个国家药品管制方案,其中有两个主要的设想目标,即控制毒品贩运的威胁及其有关问题,其次是加强与治疗毒瘾者有关的现有机构。全国药品管制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药品管制化验室,在那里分析被没收毒品的样品。正是在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的积极支助下成立了该化验室,主要是为了对药品进行质量控制。但由于严重缺少资源,我们不得不试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因此,我国极为感谢药品管制署的合作。

我们也绝不可忘记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宝贵贡献。在我国的问题上,我指的是一个称为青年反毒品和酗酒阵线的地方组织,它一直辛勤努力,不仅使年青人远离毒品,而且还为他们开辟了更具吸引力的道路。

最后,我谨代表我国政府感谢墨西哥总统 Ernesto Zedillo 采取主动召开专门讨论世界毒品问题的本届特别会议。Jammeh 总统本来要亲自参加这次重要会议,但由于目前正在布基纳法索的瓦加杜古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他无法前来。然而,他

将继续饶有兴趣地密切关注此事,并向冈比亚所有与禁毒斗争有关的人发出指示,以便采取更协调和有利的后续行动。

本届特别会议无疑将重新唤起我们大家对禁毒斗争的共同关心。任务确实艰巨的,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因为涉及的利害太大,我们不能满不在乎。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冈比亚代表团团长的讲话。

现在我请莱索托代表团团长 Percy Metsing Mangoela 先生讲话。

Mangoela 先生(莱索托)(以英语发言):我不胜荣幸代表莱索托最近当选的政府,就严重程度并无争议的一个问题在大会这次第 20 届会议发言。毒品滥用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对人类尽心竭力集体对付一个共同威胁的严重挑战。

在现有的国际毒品管制条约中确立了毒品管制活动的良好和全面的框架。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禁毒署)一直在协调联合国系统内的所有毒品管制活动,并在促进毒品管制的国际合作方面给予切实领导。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同会员国一起不懈努力以确保全面执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其中有 1987 年 6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滥用和非法贩运毒品问题国际会议,和 1990 年举行的大会专门讨论毒品管制问题的第 17 届特别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方案。大会还宣布从 1991 至 2000 年的十年期为联合国反对毒品滥用十年。

尽管作出旨在管制毒品的所有这些和其它努力,但所有国家现在都受到滥用毒品的毁灭性后果之害。事实上,毒品问题已超越国界成为全球威胁。毒品祸害变得日益复杂。国际社会打击这一日益升级问题的努力受到生产新毒品的破坏,非法吸食和贩运毒品继续对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构成严重威胁,并影响我们各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基础。非法贩运取得的利润被用来破坏政府的稳定。贿赂官员和影响政府的决策。

莱索托是现行各项毒品管制条约——即经 1972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61 年《麻醉药品单项公约》、1971 年的《精神药物公约》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缔约国。在本届特

别会议上,莱索托政府谨重申致力于切实执行这些公约的条款。我们还重申致力于具体实现大会历次决议列出的所有目标。

莱索托政府感到关切的是,在世界各地主要受毒品之害的是儿童和青年。开始滥用毒品的年龄几乎逐年下降。有 191 个国家参加的《儿童权利公约》第 33 条强调必须保护儿童免受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之害。因此,在标志着 1988 年公约 10 周年的这次特别会议上,我国代表团重申,如果我们要成功地保护儿童和在打击毒品斗争中取胜,所有国家、社区和家庭就都必须参加。

由于诸如贫穷、干旱、内战以及政治和种族冲突等因素——而这些又导致饥馑和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在非洲社会占有中心地位的大家庭正迅速解体。看到这一情况令人不安。

不幸的是,非洲家庭结构的解体导致向毒品滥用自流,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年之中。因此,我呼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处理非洲毒品滥用问题,同时顾及造成非洲家庭解体的因素。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强调家庭都必须参与任何社会的打击毒品斗争。家庭是传送价值观、文化、态度和行为模式的主要手段。正是处境特别困难的年轻人,如街头儿童,特别容易受滥用毒品和与毒品有关的冒险行为之害。我们忆及,大会在 1993 年 9 月 20 日第 47/237 号决议中宣布 5 月 15 日为国际家庭日。我们深信国际社会每年纪念这一日子,显示了对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十分重视。然而,我们仍然希望本届会议凸显家庭与打击毒品斗争的重要性。

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的是,参加 1998 年 3 月 16 日至 21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最后筹备会议的 130 个国家的代表同意了提出供本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宣言推出了时处理毒品问题的一切方面的一项综合全球战略。规定了完成任务的日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莱索托还欢迎在《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促进司法合作措施》和《制止洗钱》中的规定。

我国代表团极力强调责任分担原则对处理贩运毒品的需求和供应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欢迎评估国际毒品问题并为 21 世纪制定一项前瞻性的战略,这贡献战略以兼顾减少供应和需求的基本原则为中心,并尤其要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

我们莱索托虽然不能自称不受毒品祸害的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国滥用和贩运毒品的规模,我们的确知道我国生产大麻,虽然数量很小。它生长在道路难以通行的山区。生产者多是农村中最穷的人。他们往往把作物出口到邻近的南非以赚钱维持生计并满足其他经济需要。这些人以非法作物所得养家、被警察逮捕并长期囚禁或被罪犯抢劫,但他们本身并不是罪犯。他们是赤贫之家的家长。因此,我们同意替代发展是这些顽固问题的解决办法。

使我国政府同样关切的是非法贩运毒品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非法毒品贸易和非法贩运军火及洗钱联系在一起。莱索托政府已认识到我国腐败的流行。在丹麦人权中心以及博茨瓦纳、南非和联合王国政府协助下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罪发生率在增加,参与者有文官系统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政府还认识到没有打击洗钱的立法,它的管制战略就无法成功,因而正在制定这些法律。我国代表团认为毒品问题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得到切实处理。因此我们赞赏从诸如博茨瓦纳和南非等邻国以及从诸如丹麦和联合王国等远方国家得到的合作。

最后,莱索托政府谨对药物管制规划署在次区域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为了阻止次区域里非法毒品跨越边界的流动,药物管制规划署一直参与提高认识和加强执法工作。就在上个月,它资助了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举行的一次区域会议,来自15个南部和东部非洲国家的官员参加了会议。药物管制规划署的努力补充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为在共同体内打击贩毒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莱索托是该共同体的成员。在这方面,南部非洲共同体通过了一项打击非法毒品的议定书。

对付滥用毒品问题的挑战时不能胆怯,国际社会一旦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就绝不会胆怯。这种信念就是我们对迎接这一挑战的集体能力的信心的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莱索托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请利比里亚代表团团长威廉·布尔先生阁下发言。

布尔先生(利比里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就萨尼·阿巴查将军的去世,向日内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衷心的慰问。他是非洲一位杰出的儿子,他的去世是次区域的一个巨大损失。

利比里亚政府欢迎专门讨论世界毒品问题的第二十次大会特别会议的召开。

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在本讲台和其他国际论坛上发出的要求采取国际一致行动对付毒品问题的呼吁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然而,我们参加本次会议表明我们日益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采取全球行动打击非法毒品的祸害的必要性,这一祸害正对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产生有害的影响。

一项解决毒品问题的全面的方法必须处理毒品的供求以及它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结构的影响。

在此方面,本世界组织是提高人民觉悟和帮助制定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措施的最佳论坛。我们向秘书长科菲·安南表示他当之无愧的敬意,他提供了领导并不断努力把注意的焦点放在采取果断行动以扭转目前趋势的迫切需要上。我们感谢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规划署)在阿拉基先生的干练的领导下,在帮助动员国际行动和协助打击毒品问题方面所作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在非洲,人们日益认识到,有必要解决滥用毒品的问题,以避免把稀少的资源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转用于执法和其他打击贩毒的措施。因此,正在区域和次区域各级的论坛上作出控制毒品的努力。1996年7月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的行动计划规定了指导方针,以确保在国家 and 区域各级采取连贯的控制毒品行动。许多国家也达成了旨在控制毒品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协定。

在次区域一级,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自1993年以来一道执行了一项旨在从它们各国消除非法毒品的统一的毒品管制方案。

在直到去年7月的民主选举为止经历了七年战争的利比里亚,滥用毒品的现象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在1995年,当时的临时政府设立了一个以执行主任为首的各部间毒品委员会。该委员会第一次设法制定有关预防、医治和吸毒者的康复的全国方案和政策。它也谋求同次区域其他国家协调政策,以阻止贩毒。

查尔斯·泰勒总统在1997年8月就职后第一次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他的政府的决心,要打击贩运非法毒品和阻止贩毒者把利比里亚领土当作避风港。

利比里亚当局同药物管制规划署、友好政府和其他团体合作制定了一项估计费用为 2 百万美元的两年恢复计划,以提高人民的反毒觉悟。这包括通过,除其他外,培训、研讨会、大众媒体教育、无线电和电视节目进行的机构能力建设。

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为有毒瘾的前战斗人员进行康复的战略。在三年期内执行这项方案的费用估计是 3 百万美元。

显然,尽管利比里亚和其他具有相同想法的国家为制定打击非法贩毒和滥用毒品的国家方案和政策作出了适度的努力,只有采取国际一致的努力才能扭转这一趋势。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完全赞同本次特别会议将要通过的有具体时间规定的宣言和方案。

在这方面,必须给予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利比里亚等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执行国家缉毒方案的国家充足的支持。

利比里亚政府致力于全面处理我们世界所面临的毒品问题的全球战略。我们希望,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表明国际社会有决心制止人类面临的这个威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利比里亚代表团团长所作的发言。

我请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Vladimir Galuska** 先生阁下发言。

Galuska 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要首先表明,目前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时,毒品已成为地球上重大问题之一,我认为我这样说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惊讶。毒品影响几乎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人口的社会福利、健康和安。这种跨越国家、区域和地缘政治地区边界的超自然现象是一个典型的全球问题,只有通过持久国际合作才能得到处理。捷克共和国相信,有关各国的政治意愿是国内和国际有效禁毒行动的必要先决条件。批准和执行 1961 年、1971 年和 1988 年三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是有效打击毒品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就捷克共和国而言,本届特别会议的主要宗旨是通过采纳麻醉药品委员会报告(A/S-20/4)所载的各项建议,加强这三项国际社会视作基本法律文书公约。《政治宣言》草案反映了国际社会意识到各种毒品问题,加强了

其实现具体目标的努力,并在历史上首次确定执行日期。

捷克共和国非常赞赏《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我们完全同意减少需求方案必须涵盖各预防措施——即那些旨在制止青年人吸毒和旨在最大限度减少滥用毒品对健康和社会破坏性影响的措施。捷克共和国认为,本届会议制定的案文给加强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并相信我们不久将就通过这些案文达成协商一致。

为了不冗长的论述正式声明,我现在要举几个例子表明捷克共和国有决心对付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今年 2 月,政府核可了一项新的 1998—2000 年禁毒战略,采纳了一种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相一致的综合均衡办法。减少需求和供应的均衡办法是有效药物管制的关键。该战略适用于两个基本层次,即中央一级和地方社区一级。这个分权制度把责任移交给地方禁毒协调员。我国的经验表明,地方社区参与药物管制项目至关重要。

过去三年来,捷克共和国采纳了多项完全符合联合国有关公约和欧洲联盟现行协定的法律。最重要的法律是:反洗钱法,宣布为个人用途拥有毒品为犯罪行为的刑法修正案;以及适用核查包括先质在内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终端用途的法律。捷克共和国禁毒战略的主旨是在次区域和区域一级扩大和加强现有合作。在这个进程中,我们赞赏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所发挥的作用,药物管制署仍然是国际社会努力执行其各项意义深远目标的主要协调机构。

人们不必毕业拿到经济学学位就能注意到,在当今世界上,毒品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令人震惊的是,国际毒品贸易现在已占世界贸易的 5%,有组织犯罪的获利已高达几十亿美元。世界人口要付出的总代价极为高昂,也许同投入药物管制行动的精力不成比例。也令人震惊的是,在吸毒成瘾者圈子中漫延的艾滋病已逐渐成为重大公共健康危险,已经并将在不久的将来给国民预算造成破坏性影响。

毒品显然是现代世界的长期问题。有人说新的社会环境或吸毒成瘾者的具体生物和精神倾向是其根源。但是,通过各项实际目标和一种均衡协调的办法,我们有希望使这个日趋严重的问题得到控制。持久国际合作十分必要,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无法克服这个问题。我认为,本届会议不仅是重申我们履行国际药物

管制承诺决心的特殊机会,而且也是国际社会至少朝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方向迈出一小步的机会。

让我最后表明,我们面前的任务很困难,但它们都已得到明确和现实的阐述。现在需要会员国决定我们是否、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速度完成这些任务。显然,我们的共同努力成果将在下个千年即将到来之时塑造世界的面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所作的发言。

我请阿曼临时代办 Mohammed Al-Sameen 先生发言。

Al-Sameen 先生(阿曼)(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感谢你出色组织本届会议工作。我还要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为顺利筹备本届会议所从事的工作表示赞赏。

大会召开本届特别会议是为了审议一个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国际现象和对毒品问题及非法贩毒问题的审议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十分重视消除这个危险的跨国祸害。当然,毒品祸害涉及各国人民,它对各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毒品给国家发展战略造成损害——更不用说由此给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了——因此为对付毒品和非法贩毒的威胁进行国际合作是绝对必要的,为此我们大家都必须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便为消除这个问题的各个层面取得切实可见成果。

国际社会通过的国际公约和有关决议为促进打击这一祸害的努力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我们执行这些公约,并通过能够成功的机制加以促进。

我国赞扬打击毒品及其一切有关活动的国际努力。我国也要再次声明,我们坚决承诺联合努力,根除这一现象。这是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毒品的危险性及其对全世界人类的健康与繁荣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深信在此框架内促进国际努力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已经同国际社会一起参与拟订解决滥用毒品和毒品非法贩运问题的有效的解决办法。因而,我国已努力颁布国家法律,以解决和控制这一现象。此外,我国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特别机构,以打击毒品,进行培训,并发展和促进旨在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

我们要重申国际行动在同毒品作斗争中的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强调分担责任的重要性。我们应在坚定和综合的基础上分担责任,牢记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国已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打击毒品的所有国际公约和议定书。此外,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与机构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还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在区域一级,我国参与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打击毒品罪行统一法草案的拟订。我国还参加拟订了打击滥用毒品的阿拉伯战略。此外,我国还同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打击麻醉药品署合作。

最后,我国对本届会议筹备机构的建议感到满意。我们也要重申我们重视新的伙伴关系方面的行动,以应用分担责任的原则,促进法律架构。此外,这也是在强调各国间努力,以通过旨在执行国际战略的立法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减少生产国供给的行动的协调配合,这些努力将不足以解决问题。同时还应作出减少对毒品,包括所谓“软性”或“甜”毒品的需求的积极努力。

我们也不能忽视没收非法贩毒所得资金和防止洗钱活动的必要性。我们需要一个通过交流反毒斗争情报,加强各国间合作的机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曼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在开始请观察员发言之前,我要感谢阿曼、冈比亚和捷克共和国代表遵守大会有关发言应限于七分钟的决定。他们的发言没有超过六分钟。大家都知道作一个简短发言的难度。

我现在请瑞士联邦议员兼副总统 Ruth Dreifuss 夫人阁下发言。

Dreifuss 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通过专门讨论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的问题,大会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今天没有一个社会不受滥用毒品和非法毒品贩运活动的影响。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区别再也不存在。鉴于这一趋势,国际社会必须承担共同责任,采取一项共同的战略。我国支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近年来的努力,以加强国际合作和发展国家一级多部门战略。

由于 1980 年代的各种现象,如艾滋病的流传,由于使用毒品人数的增加,吸毒成瘾者的边缘化及其明显的绝望,以及在公共场所使用毒品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

动的增加,瑞士已经制订和执行一项强化的反毒战略。鉴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又认识到没有一个单一的办法能够问题解决的事实,瑞士政府已选择了一项务实、连贯的政策,以减少毒瘾及其不利后果,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这项政策包括一个以促进各方信心与合作的四项原则为基础的全面、多部门方针,这四项原则是预防、治疗、减少危险和取缔。

第一项原则是预防。我们把预防放在高度优先地位,《减少需求指导原则宣言》也这样。这项工作对青年作出长期的承诺,因为他们日益面对使用非法毒品的机会。预防活动在所有社会结构中至关重要,包括在家庭、学校、休闲和体育领域等等。

第二项主要原则是治疗和使吸毒成瘾者重新融入社会生活。社会必须提供广泛的照料服务。正是考虑到毒瘾特别严重,其他治疗方法无效的案例,瑞士在1994年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包括由医生开出麻醉品给毒瘾特别严重者。这些研究只是我国采用的治疗措施的很小一部分。在国家严格管制下开处方提供海洛因、吗啡和静脉注射的美沙酮,只是一个广泛的医疗和社会治疗方案的一部分。

我要在这里清楚而响亮地重申:瑞士不是在朝毒品合法化方向发展——恰恰相反。海洛因在瑞士仍然是一种禁止药物,只有得到联邦特许的专门机构才能开处方提供。

这些试验引起极大的兴趣,人们经常带着批评眼光看待这些试验。瑞士将非常公开地行事,并将向感兴趣的人提供这些试验的科学结果。我国接待了好几个外国代表团,并且乐意继续提供有关这一方法的资料。

这些试验结果表明,麻醉剂药方可治疗那些已经试用其他治疗方法但毫无结果的严重吸毒上瘾者。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情况大大改善。这些人中间的犯罪活动大幅度减少。然而,戒毒需要相对较长时间。

在向我们国家非常健全的保健制度框架内为非常严重的吸毒上瘾者开海洛因处方证明是对各种治疗吸毒上瘾者形式的一种有趣的可能补充方法。我们强调,必须符合许多条件,以便确保这种形式的治疗不适得其反。

第三项基本原则涉及在吸毒者毒瘾发作期间采取减少风险和生存措施,以便防止其身体和精神恶化甚至死亡。例如,针头交换方案旨在减少传染艾滋病或肝炎的危险。

最后,第四项基本原则是关于禁止毒品非法生产、销售和消费以及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洗钱。关于警察,联邦近几年来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加强了其协调和情报工作。因此,瑞士今年春季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作为关于洗钱活动的通讯中心。这是4月1日关于洗钱新法律生效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之一。

同样,联邦加紧努力管制精神药物、先质和主要化学制品的生产。作为一个主要化学制品生产国,瑞士意识到其责任。通过有效管制初级化学制品并同洗钱活动进行无情斗争,瑞士打算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中进入一个重要阶段。

去年秋季对瑞士政府的药物政策进行了辩论。在9月28日的投票中,瑞士人民以70%的压倒性多数票拒绝接受那些主张更加传统和更加狭隘方法的人提出的建议。这一结果使政府的药物政策具有非常强有力的民主合法性。

任何药物政策的成果以事实来衡量。最后,请允许我简略地介绍在瑞士出现的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人数稳步下降。艾滋病毒和肝炎感染的新病例数字也显著减少。新的烈性毒品吸用者人数在瑞士正减少,经常吸毒者人数自1990年以来保持稳定。吸毒者平均年龄正在上升。大部分吸毒者最后成功地戒毒。最后,查获的非法毒品在1995年和1996年期间增加一倍,而没收与毒品有关的钱去年增加4倍。

我还要再次重申瑞士支持打击毒品的国际努力。我国政府认识到在吸毒上瘾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因为与非法毒品有关的问题不能在一个国家解决。国际合作及协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共同度过的三天将使我们能够加强合作与协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瑞士联邦议员兼副总统的发言。

我现在请罗马教廷牧师援助保健工人主教理事会主席 Lozano Barragán 大主教阁下发言。

Lozano Barragán 大主教(罗马教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带来教皇约翰保二世的问候,他热烈支持我们在打击滥用药物斗争中的工作。罗马教廷完全支持打击非法贩毒活动的斗争。

年轻人和成人吸毒的一些主要原因有:对生活缺乏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动机;缺乏价值观念、认为生活毫无意义、孤独感以及不能沟通、缺乏与上帝的密切关系、缺乏强有力的人和精神原则、逃避现实以及一个基于对人的需求具有腐蚀性的物质第一主义的人生观的不令人满意的社会结构。追求金钱使许多人鬼迷心

巧,并以毒品交易的方式使他们变成贩毒者。这种追求与主要的经济甚至政治利益有牵连。

滥用毒品与尊严和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那些贩毒者是死亡商人,他们用一种虚假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欺骗手段,以一种恶毒商业形式危害人类。

至于自由化,必须牢记,不能以毒攻毒;毒品是一种罪恶,不应该向罪恶的东西作出让步。经验表明,自由化不是一个解决方法,而是投降。硬性和软性毒品之间的区别将人们引进死胡同。吸毒上瘾不是一个毒品问题,而是一个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个人吸毒的问题。

为了消除这一灾祸,我们建议三种方法:预防、禁止和康复。关于预防,我们必须恢复人的爱与生命价值观念,只有这种价值观念能够使生存具有充分的意义,尤其当这些价值观念受到宗教信仰启发时。国家机构有义务坚持执行一项认真的政策,以纠正个人和社会混乱状况,其中家庭危机、年轻人失业、住房问题、缺乏社会和医疗服务以及学校制度的缺点是主要考虑。关于灵魂永存的信念、来生和对个人行动永恒责任是这种预防的最有把握的方法。

关于禁止,它是一种必要的因素,但其本身不是一种足够的因素。必须打击毒品交易的国际商业和金融结构。必须建立牢固的前线,以致力于谴责和在法律上起诉死亡商人,并消除社会和道德败坏网络。必须有效地制止上瘾毒品市场扩大。必须揭露在这一市场中搞投资活动的人的利益。必须查明这些人所利用的工具和机制,以便开始以一种协调的、有效的方式摧毁他们。

我想引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话,他说:

“对那些奋力打击毒品生产、销售和滥用、或许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牺牲其生命的政府元首和公民,我致以极度的恳求和赞美...我恳请各民政当局、掌握经济决策权力者及负有社会责任的每个人继续加紧努力,为打击不同类型的毒瘾而完善各级立法,并反对所有形式的毒品文化和毒品贩运。”

就复原而言,需要了解每个吸毒者,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发现或重新发现自己的尊严,并把他们作为积极的参与者而加以帮助,以实现毒品所埋葬的个人资源的再生和增长。应通过满怀信心地恢复对崇高和稳定理想的意志而做到这点。在当今年青人身上发现的那种对未来及对成人生活的承诺的恐惧,使他们尤为脆弱。他们倾向于退缩冷漠。死亡的力量促使他们屈

服于毒品和暴力,有时甚至自杀。在看起来似乎是对毁灭的着迷的背后,我们发现这些年青人对帮助的呼求及对生命的深度渴求,这需要得到理解,从而全世界将知道如何根本地改变观念和生活方式。

克服了毒品问题的年青人,代表着希望并证明了胜利是能够取得的事实。对于关注毒品现象的社会而言,他们是持续这场战斗和投入我们的全部能量和诚意的新的动力。需要采取很多种行动来有效打击毒品滥用,但没有一项中心行动则无法实现任何结果:这就是充分恢复对人的超越和独特的价值的信念以及他对自由的自我实现的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教廷牧师援助医疗工作者教皇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我现在请欧洲委员会副主席 Manuel Marín 先生发言。

Marín 先生(欧洲委员会)(以西班牙语发言):这 15 个月的深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表明了国际社会对非常复杂的打击毒品的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如果有一种概念可总结本届特别会议的精神,这就是分担责任的概念。打击毒品斗争的严重性及国际规模,需要每个人的合作。没有任何容易的解决办法,也没有单方面措施的余地:问题是共同性的,其解决办法也必须是共同性的。

对于打击毒品,国际社会的态度和公众舆论已有很大进展。今天,简单和人为地区分消费国和生产国,已失去所有可信性。此外,所有国家都受到与毒品贩运直接有关的同样问题的影响。例如洗钱和转用化学先质的问题。由于挑战是全球性的,这种分担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集中精力于多边办法,而本届特别会议则是这种办法的一个显著例子。

此外,只能通过减少经济和社会边缘化的情况来解决毒品生产和消费的问题这一事实,是一个绝不能忘记而且必须指导国际行动的基本因素。因此,它必须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社会和经济层面来处理。同样,我们不帮助确保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的可自立的生计,就将无法制止麻醉药品的种植,这种社区常常缺乏其他经济替代方法。

我现在要谈一下欧洲共同体的战略。我们正在与三种灾难作战。我们正与贫困和它所产生的丧失希望的情况作战,这一情况引起产生了毒品的消费和贩运;我们正与毒品作战,它摧毁了家园和社区;我们也正同犯罪

作战,它在毒品贩运中找到了广阔和肥沃的土壤。我们争取在控制供应和减少需求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我们正打击与毒品及其引起的犯罪活动有关的社会和健康问题。

该战略体现于一些倡议与作法中。首先,欧洲共同体正通过增长与创造就业的政策、通过打击社会排斥现象、通过防止毒品成瘾以及通过其全球缉毒行动计划而把内部事务处理妥当,该计划使我们得以对毒品生产和消费中的新趋势作出迅速反应。这对合成毒品而言是重要的,我们已针对这一毒品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它使我们得以对这些毒品的设计和使用的迅速变化作出有效反应。我们在这一努力中,正依赖欧洲毒品及毒瘾监测中心的宝贵专业技术。欧洲联盟准备在这方面与他人分享其经验。

第二,欧洲联盟在其境外的行动中,坚定支持区域和多边的作法。在这方面,我们支持联合国各机构、尤其是作为一个专业中心的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模署。

第三,我们正通过我们与第三方国家的政治对话及其他针对它们的对外政策而加强我们打击毒品灾难的斗争。这种政治对话对于中欧和东欧国家而言尤其重要,这些国家即是生产国又是越境运输国,而且还有合成毒品的严重问题。欧洲共同体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协定是第一批包含一项有关毒品的条款的协定。我们正进行相当大的努力,帮助它们使其法律和政策与我们的法律和政策协调起来,并巩固它们的公民社会,以期使它们今后加入欧洲联盟。

政治对话的另一结果是我们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签订了防止将化学先质挪作他用的若干协议。

我们和中美洲及安第斯国家对话的一个结果是在我们的普遍优惠制中建立了一个特殊毒品制度。这样,我们就鼓励了并正在鼓励他们的经济从种植毒品转向多种经营。此外,我们支持替代发展的努力,诸如玻利维亚成功的 Chapare 项目。

我还要强调我们在和亚非国家以及加勒比的对话中更加注意毒品问题。加勒比地区行动计划将加强海上合作以及对减少毒品贩运十分必要的打击洗钱。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国际合作尽管重要,但各国各自努力将对毒品的关切纳入其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主流同样具有关键意义。

最后,我要强调欧洲共同体对政治宣言及其所有附带文件的大力支持。我们尤其赞同对属于共同体权限的问题的一切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欧洲委员会副主席的讲话。

现在我请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秘书长 Raymond E. Kendall 先生发言。

Kendall 先生(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以英语发言):自从我们在维也纳开会定案并通过《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来,10年过去了,那是国际外交中的一个重大前进步骤,并使整个国际社会集中注意贩运和滥用毒品这一全球祸害。1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利用本届特别会议审度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在控制这一祸害方面各自和集体取得的成就。

我所代表的组织是个国际政府间机构,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和促进各国现有的一切刑警当局在法律范围内并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进行最广泛的互助。今年,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将纪念向其成员国提供这种帮助 75 年。

这一组织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帮助成员国打击国际犯罪的一切方面,但这个组织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并投入大量资源的则是打击贩运毒品的斗争。我们 1926 年在柏林通过了打击贩运毒品的第一项决议,提倡在中央毒品问题服务处交换信息。看到其后取得的巨大进展令人高兴。

由于认识到现代化通讯系统对于有效国际合作是必要的,我们在过去 10 年中斥资两千多万美元确保我们的 177 个成员国有必要设备供其使用以在其正常管辖范围之外和国外进行侦讯。这一系统可以传送文字信息并使司法机构能立即传送照片和指纹,查明在国际上活动的嫌犯和罪犯的身份。

也许我们是唯一能迅速而安全地向 177 个国家的执法机构传送罪犯资料的国际组织。去年在网络上约有两百万份刑事电文往来,其中约一半有关毒品案件。由于刑事资料的交流,逮捕了数以千计的贩运者和缴获了数以吨计的非法毒品。

除了通讯之外,成功调查跨国组织犯罪的另一要求是情报。只有把有关罪犯的情报集中于一处或一个数据库中,然后进行系统分析,才能查明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和成员情况,并最终使其无法活

动。过去两年我们开展的一次特别行动中,破获了几乎在世界每个地区活动的一个庞大贩运组织,逮捕了许多成员。该集团专门通过国际邮政机构走私毒品。这一办法使他们方便地把数百公斤可卡因和海洛因走私运往全球各地。通过系统分析数以千计的吸毒案记录,我们查明了该贩运组织的几个主要成员,然后将其逮捕。

当我们努力恰当地对付毒品问题时,我们一贯十分重视必须同关心同一问题的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密切合作。

1948年建立了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麻醉药品委员会的特殊工作关系。此后我们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它的一切会议。当1996年10月我们取得大会观察员身份时,这一特殊的长期关系受到正式承认。根据各项决议的精神和文字,国际刑警组织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合作空前增加了。我们也发展了同其他国际和区域机构之间的合作。

我想说的是,虽然执法是国际刑警组织存在的理由,但我们不认为它是解决有关毒品问题的一切弊病的万灵药。这个问题太复杂,需要从社会、医学和教育方面以及从执法方面予以处理,那就是说减少需求问题对我们特别重要。

我们特别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使毒品合法化,那会使非法毒品及其滥用取得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完全支持为本届会议准备的文件中的《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所建议的为滥用毒品罪犯提供治疗、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作为惩罚的替代办法的想法。这一多头并进的做法可能使吸毒者摆脱犯罪、疾病和苦难,确保更好使用有限的资源,并使我们作为执法当局能通过集中力量对付包括街道在内的分销网络和毒梟及其非法活动的斗争中较有把握取胜。

许多发言者在过去三天里提到承诺和政治意志。虽然这些讲话使我大受鼓舞,但我们执法机构人员注意到言辞往往迟迟不能转化为政策和行动纲领。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诸如七个工业化国家里昂会议提出的关于跨国犯罪的建议。许多建议还有待执行。签署并批准了1988年公约的国家中,有多少尚未进行有关的国内立法?这项公约是10年前通过的——还要多少时间?还有警察部队和海关人员设备简陋,训练很差,薪水很少或没有薪水。这是缺乏效率的标志——这是公然邀请贪污。

作为本大会堂主要的执法呼吁,我谨要求今天在此聚会的世界各国代表依照现在提出的《行动计划》原

则并在一定时限内行动起来,以确保在适当条件下和适当时间内采取行动。我认为,采取真正着眼行动办法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使我们有机会也许以某种新的动机重新开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秘书长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观察员 **Mokhtar Lamani** 先生阁下发言。

Lamani 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法语发言):我很荣幸和高兴地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大会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达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 **Azeddine Laraki** 先生的问候及其对取得成功的良好祝愿,他对未能出席大会本次重要会议感到遗憾。

我们必须首先对联合国会员国面对毒品祸害展示团结和声援表示欢迎。伊斯兰会议组织大批成员国与会,特别是其代表级别,证明本组织对这个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进步、家庭结构和我们现在社会各层面的有害影响都十分重视。

正如人们可以从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一届首脑会议和部长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中看到的那样,该组织总是把这个重要问题作为其主要关切之一。因此,伊斯兰会议组织1988年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次专家会议,以处理精神药物使用、生产、非法加工和销售问题。这些专家提出了旨在对付这个祸害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基本上是由毒品问题三项国际公约的规定促成的:即《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现代技术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打击这个日趋严重祸害的斗争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任何单一国家再也不可能控制这个现象。只有通过加强合作和共同利用只有联合国和区域组织才能聚集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才能有效地同这种现象作斗争。

因此,本组织赞成对这个问题采取全球办法,即采取顾及包括该问题社会经济方面在内各方面的综合全球办法。

我们应认真注意提交本届会议的各项文件。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资金不足情况必须加以纠正。但是,我们欢迎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在其执行主任 **Pino Arlacchi** 先生领导下所从事的工作。我们支持

加强针对洗钱的执法立法,以及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建议,即某些国际金融机构应该采取更大胆的步骤,把毒品层面列入其发展方案。

构成最大麻醉药品市场的国家必须加强它们在联合国机制中的存在,并加强对南方的援助与合作。这方面的援助不应仅仅针对执法机制—即司法机构、海关和警察—而且还应针对银行部门,以便遏制同贩毒有关的洗钱活动。

联合国和区域及国家集团机制是对付这个问题的适当框架。本组织将不余遗力地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情报交流和多边安排,以便制定各项技术援助方案,对这种复杂现象作出回应并同这个祸害作斗争。

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给我们国家和社会都造成破坏性影响。滥用和非法贩运毒品促使犯罪、暴力和腐败情况更加严重。这种现象还严重地消耗本来可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力、自然和财政资源。

这种趋势的一个新的方面是,它已蔓延到缺乏缉毒手段的国家,从而使它们成为多国毒品集团的理想目标。国家机制虚弱,内战和传统体制的瓦解都是使国际毒品犯罪难于禁绝的因素。贩毒数字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算相比有时大得惊人。

因此,我们对国际论坛商讨的选择和旨在各阶段打击这一现象的区域安排表示欢迎。这些方案应该涵盖预防和消费。它们应该设法促进司法合作,加强打击洗钱,并制定可行的替代办法,以便通过促进替代作物消除毒品作物的种植。

我们可以在 21 世纪前夕相信国际社会塑造永远铲除该祸害共同意愿的坚定决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观察员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内务部长理事会秘书长 Ahmed Bin Mohamed 先生阁下发言。

Al-Salem 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高兴地衷心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友好地邀请阿拉伯内务部长理事会出席专门审议打击毒品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毒品问题伤害着几百万人民的心灵和身体,破坏社会和无数家庭的结构,并给整个人类带来众多灾难和痛苦。

我还要高兴地表达沙特阿拉伯王国内务部长兼阿拉伯内务部长理事会荣誉主席 Nayif ibn ʿAbd al-ʿAziz Al Saʿud 亲王殿下的问候。其各位同事、各国阿拉伯内务部长殿下和阁下向大会保证,他们绝对忠心支持任何旨在制止和取缔这一现象并限制其对人类人力和物力所产生消极影响的国际努力。

1982 年成立的阿拉伯内务部长理事会是一个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参加的区域安全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发展其会员国在国内安全和控制犯罪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努力。在这方面,理事会谋求促进阿拉伯家园的个人保障与安全,保护其权利和财产,而无论其国籍、宗教信仰或种族背景如何。

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阿拉伯内务部长理事会在其成立以来的短暂时期内制订了多项战略、计划和方案。仔细看一看本届会议议程就会明白,本理事会已通过执行该理事会 1986 年通过的打击非法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阿拉伯战略》各项目与成份,处理列入本届会议议程的许多问题。

该战略的目的是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处理毒品问题的所有层面和趋势。

在国家一级,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稽毒机关,许多国家为此目的设立了高级全国委员会。成员国谋求改进稽毒机关工作人员的效率和表现,这些人参加由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研究学院、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科学部举办的这一领域中的培训班、科学讲习班和研讨会。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里,为了提高对毒品危害的认识已建立了一些私人志愿协会。专门的治疗诊所和康复及重回社会中心也已建立。

我们理事会的阿拉伯成员和同我们秘书处有联系的阿拉伯安全情报办事处为了防止我们的儿童成为毒品的受害者而发动了反毒品媒体运动。我们认为吸毒成瘾者是一个病人,需要对其采取治疗、康复和补救措施。

除非在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相应的政策和行动,否则地方上的反毒措施就不会起作用。我们阿拉伯国家对此非常了解。在促进阿拉伯区域合作时,许多国家根据新的国际发展,遵循我们理事会先前通过的阿拉伯毒品法统一模式,审查和发展了其本国的立法和毒品法。

另一方面,理事会 1994 年通过的《阿拉伯禁止非法使用和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是阿拉伯国家在同这一现象作斗争时进行协调的有效的法律工

具。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程序性和技术性合作,阿拉伯家园的国家毒品法执行机构的首长们每年在我们秘书处的赞助下开会。我们的第十二次会议几天前在突尼斯举行。我们的毒品事务专门办事处还定期审查阿拉伯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贩运者的统一黑名单。它还制定和修改在国际管理下的毒品物质的统一的阿拉伯一览表,并编写阿拉伯世界毒品现象的程序和范围的季度和年度统计报告。

至于阿拉伯国际合作,理事会鼓励和吁请阿拉伯国家促进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与协调,以便集体和有效地打击这一现象。这一合作的结果就是阿拉伯国家之间和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十五项双边和多边协定,以及十七个阿拉伯国家加入了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十三个阿拉伯国家批准了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当我们今天谋求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以抗击深深扎根于各国社会并沉重打击各界个人及群体的一种现象时,我们在本讲坛上向全世界保证,我们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站在坚定和果断反对一切形式犯罪的国家的前列。我们的伊斯兰原则和道义价值是我们斗争的主要推动力,并要求我们具备德性与善意,拒绝腐败与恶行。

我们今天到此帮助使人类免受各种危险和祸害。我们到此支持旨在减少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供求的所有行动与措施,并支持旨在反对不管以何种借口使任何毒品合法化的任务企图的所有行动与措施。我们到此来加强和增加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合作,并进行大会有关向一些阿拉伯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协助它们打击毒品的生产、贩运和消费的决议的后续执行工作。阿拉伯世界是更大世界的一部分,后者从我们的努力中受益,就象我们从更大世界同我们大家深受其害的问题作斗争的努力中受益一样。我们大家都一道努力铲除非法种植;限制把先质非法转为他用;执行受管制的投递业务;盯住、追踪和逮捕分销和贩运匪帮和卡特尔的成员;并采取其他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措施。

我们祝愿本会议圆满成功并重申我们对努力建议一个无毒品世界的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秘书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团团长 Christopher Bakwesegha 先生发言。

Bakwesegha 先生(非洲统一组织)(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重申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最近对尼日利亚的萨尼·阿巴查将军的突然去世的哀悼。愿他安息。

与会者在专门讨论毒品问题的大会本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指明,毒品问题正在分裂社会,任何国家,不管多么强大,在这一危害面前都不得安宁。他们指出,毒品问题威胁人类价值、造成犯罪、扩散艾滋病并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发的努力。首先,与会者指出毒品杀人。因此,毒品问题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不去过问的问题。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并说此事与我们毫不相干,历史将不会轻饶我们。

因此,我谨代表非洲统一组织感谢联合国秘书处召开本次会议,以使五湖四海各国能够交换意见、分享经验、共同规划和制定有助于改进国际社会对毒品问题的反应的策略,我们必须携起手来,必须加强我们现有的反毒机制并使其符合国际毒品管制战略。实际上,合作与伙伴关系为消除毒害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同时应适当注意在次区域一级和公民社会一级的新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合作伙伴关系。

非洲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毒品问题深感关切,于1996年通过了非洲控制滥用毒品和非法贩运的《行动纲领》。除其他外,《行动纲领》谈及减少对毒品的非法需求、取缔非法贩毒、国际合作、双边和多边合作协定以及社区动员等问题。

它还强调了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监督国际反毒条约方面的作用。它进一步提供了一个框架,面对在非洲打击滥用毒品和毒品非法贩运活动的工作采取一个协调、全面和一致的国际方针,帮助加强各国政府的承诺,以确定消除毒品及其相关问题的优先行动。

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并且认识到国际合作打击非法毒品贩运的需要,会员国现已达成双边和多边合作协定,并将形成技术合作,采取行动,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控制滥用毒品和毒品的非法贩运。与此同时,还努力发展有效地处理毒品案例的人力资源,并使非洲能有效地利用它现有的机构,培训缉毒执法官员。

现在让我提请本机构注意非洲共同立场,该立场是在非洲专家组会议上制订,经非洲各国劳工和社会事务

部长通过,并且得到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在最近刚结束的第三十四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上核准。

非洲这一立场强调本大陆毒品问题的多面性,并且提出应在非洲执行的建议。因此呼吁本大会考虑这些非洲特有,或者对非洲的影响比其他大陆更大的问题。在非洲各国建立全国毒品管制机构,以协调、监测和管制毒品活动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协助这些机构设计毒品管制方案,并为其执行提供技术援助。

就我们而言,非统组织将继续有关监测《非洲行动计划》以及共同立场的执行情况的活动,采取行动促进加入国际条约。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在非统组织 53 个成员国中,13 个已加入 1961 年公约,11 个已加入 1971 年公约,37 个已加入 1988 年公约。我们还正在努力确保那些还没有加入的国家加入这些公约。

最后,我有责任高兴地告诉大会,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已同意加入联合国秘书长为根除毒品祸害而设立的智囊委员会。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曾经指出,反毒斗争需要有远见和坚持不懈。我谨保证,非统组织将同国际社会一起,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不懈努力,有远见,坚持不懈,使世界摆脱毒品的威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一般性辩论发言到此结束,我们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 8 的审议。

议程项目 9、10、11 和 12

审查国际药物管制文书

- (a)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遵守和实施情况
- (b) 审查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1990 年 2 月 23 日 S-17/2 号决议,特别是执行该决议附件所载《全球行动纲领》的进展情况

促进实施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以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及有关活动、包括腐败的措施;在适当考虑到性别观点的情况下关于在解决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方面的新战略、方法和切实可行的活动的建议,特别是:

- (a) 司法合作和加强国家立法

- (b) 防止转移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化学品和加强管制制造和贩运兴奋剂及其先质的措施
- (c) 减少药物的非法需求,包括减少需求指导原则宣言草案及其执行工作
- (d) 防止、制裁和对付洗钱活动
- (e) 铲除非法作物和替代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
- (f) 联合国系统内部在打击毒品贩运及有关的有组织犯罪、打击从事毒品贩运的恐怖主义集团以及打击非法武器交易的斗争中的协调
- (g) 促进区域合作

审议国际药物管制制度:加强联合国药物管制机构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的报告(A/S-20/11)

通过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执行这些文件的后续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印度的辛格先生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

辛格先生(印度)、特设全体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谨向大会介绍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载于文件 A/S-20/11。

本特设委员会于 6 月 8 日和 9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审议大会分配给它的三个议程项目,即议程项目 9、10 和 11。在报告第 23 段中,特设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三项决议草案;在第 24 段中,它建议通过一项决定草案。

我就此向大会递交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供大会审议和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介绍该报告。

如果没有人就议事规则第 66 条提出建议,我就认为大会将不讨论这一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因此,仅限于作解释投票发言。但我希望没有这样的发言。

大会现在将着手对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在其报告(A/S-20/11)第 23 段中建议的三项决议草案和特设委员会在同一报告第 24 段中建议的决定草案作出决定。我希望各成员已拿到委员会的该报告。

我们先处理三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题为“政治宣言”。决议草案一的案文暂时载于文件 A/S-20/4 第五章 A 节。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建议通过决议草案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一？

决议草案一获得通过(第 S-20/2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二题为“减少毒品需要指导原则宣言”。决议草案二的案文暂时载于文件 A/S-20/4 第五章 A 节。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建议通过决议草案二。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二？

决议草案二获得通过(第 S-20/3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三题为“加强国际合作以处理世界性毒品问题的措施”。决议草案三的案文暂时载于文件 A/S-20/4 第五章 A 节。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建议通过决议草案三。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三？

决议草案三获得通过(S-20/4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接下来审议由特设全体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24 段中建议通过的决定草案。该决定草案题为“特设全体委员会审议的文件”。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通过该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 9、10、11 和 12 的审议。

秘书长代表发言

我现在请副秘书长皮诺·阿莱奇作为秘书长代表发言。

阿莱奇先生(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代表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

本届会议的结束标志着全球药物管制新篇章开始。我们在本周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希望的信息。几十年来各国相互指责的状况结束了。

我们不是开始一场打击毒品的新战争;事实上,过去从未发起过这样的战争。对国际社会来说,更好的比喻是一个医生面对一种致命的疾病。简单地说,毒品害死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找到疗法。

随着《政治宣言》和各项行动计划的通过,我们采取了进一步步骤走向无毒品世界。各会员国应该对在这三天期间在纽约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真正的工作明天开始。国际社会必须本着这种富有成就的精神,并在 2003 年和 2008 年最后期限之前消除或大大减少所有非法药物的消费和生产。我们必须处处打击洗钱者和贩毒者。

有些人说,本届特别会议是一件惯常的外交事务。我们必须证明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工作不能停留在大会堂中的纸面上。我们不能自我赞许一番,然后去处理其他问题。总是有改进的余地。总是有可以做的更多事情,这意味着继续认真地倾听那些就我们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无毒品世界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的意见。没有人垄断真理。

继续向前迈进的责任现在取决于会员国承诺全面采纳这些计划并可望取得具体结果。保证必须变成执行、行动和结果。全世界正注视着我们。这不是袖手旁观的时候。我们打算完全成功,我们当然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必须学习关于环境、妇女问题、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其他重要联合国会议树立的榜样,以一种目标感和行动感向前迈进。药物管制问题现在同样地被摆在全球议程的首位。这意味着加强政治势头,同时不断铭记国际合作框架并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主权。

宽容和支持人权的概念是珍贵的,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捍卫这些概念。我们将在工作的每一时刻珍惜这些概念。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关于吸毒是一种人权的概念基本上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概念暗示,不值得挽救人的生命免遭吸毒上瘾的毁灭。

在国际一级,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将积极开展工作,协助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实现目标和走向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

让我们大家怀着一个决心向前迈进:我们所作的努力建立一个无毒品世界的承诺将得到确保真正和显著结果所需要的行动和资源的支持。我们齐心协力能够应付这一挑战。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副秘书长皮诺·阿莱奇先生的发言。

主席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即将闭幕。当大会于前天开幕时,它采取第一项行动,核可特别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专门共同打击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从文体上讲,它受人欢迎地与一些较长的、听上去更加正式的联合国名称决裂。然而在具体内容上,我认为这一名称表达了作为本届会议特点的关键主题: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正视一个共同危险。

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这种齐心协力的精神,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尽管偶而出现意见分歧以及一些问题的敏感性,但筹备进程就所有基本的政治问题达成极为重要的协议。

我们看到对未来行动、后续行动和实施进行了深入的、务实的讨论。为期三天紧张和认真的工作还表明了会员国对从地球上消除麻醉药品危险这项任务的坚定承诺。

世界政治领导人显示坚定决心必将推动国际药物管制努力。与此同时,直接参与打击毒品斗争的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会议使本届会议的工作大大受益。总共有 158 名发言者参加一般性辩论,其中包括 23 位国家元首、8 位总理、一位副总统和 7 位观察员。与此同时,参加特设全体委员会讨论的有一些联合国机构和规划署、以及由其成员组织指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

过去 3 天向我们丰富地、令人深思地描述了世界各地处理毒品问题的国家努力的状况。发言者介绍了其方案,作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并提出了稳妥的建议。

很多代表团不仅谈到它们对付毒品之害的经验,而且示意要在打击这种危险现象方面与其他代表团分享这种经验。同时,它们虽承认各国政府负有主要责任,但确强调了扩大该领域中的联合国际行动——首先是联

合国有关机构主持下的行动——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很多发言者突出了各联合国机构间采取更协调的作法以有效处理毒品问题的必要。他们充分支持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推行的战略,这一战略基于平衡和多部门的作法,更加集中于减少需求。

在这个大会堂中多次提到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但这一词汇可能已成为陈词滥调的事实,绝不应削弱这一概念本身的真正意义。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成功至少反映出全世界已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大家风雨同舟。这迫使人们进行根本的反思,并对打击毒品滥用和非法毒品贩运的措施的看法愈来愈融合。

我们刚刚通过的《政治宣言》和其他文件,标志着一项同时处理毒品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全面全球战略的新出发点。《政治宣言》通过提出一项大胆的目标——即在 2008 年前大幅度减少毒品的供应和需求,——意味着在各国对打击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成功结果负有共同责任方面取得了全球协商一致意见。它阐述了各国家集团的义务,确定了在已商定的方面采取行动的明确预定日期。

所以,由于本届特别会议,我们面前已有一项精心设计的战略和一套将在准确的时间表内实现的措施和目标。我们有三项赢得一致支持的确定纲领的政治文件。所以,使本届会议作为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式的事件而载入史册所需要的,就是确保所有这些计划变为实际行动。我们通过一到努力,能够开启一个对付毒品问题的新时期,并发出一项强有力的积极信息:即联合国能够成功地应付当今世界上最危险威胁之一。

最后,我要再次向各代表团在过去三天中所提供的合作表示真诚谢意。我要特别感谢全体特设委员会主席团及大会的各位副主席,他们始终如一的支持使我的任务更加容易。我认为,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基先生今晚代表秘书长在大会发言,也是十分具象征意义的,他对本届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最后,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处和大会司、以及口译员、笔译员和所有会议服务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常常不被人看到,但没有他们则本届会议就不可能顺利运转。我感谢你们所有人。

议程项目 2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已到了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结束的时刻。

我请各位代表起立并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大会成员静默一分钟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闭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宣布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闭幕。

下午9时55分散会。
